

崇文
家庭典藏

崇文国学经典

（清）沈复

著 宋致新

注译 普及文库

浮生六记

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
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
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
烟火神仙矣。

崇文
家庭典藏

崇文
家庭典藏

崇文国学经典
普及文库

浮生六记

沈复○著 宋致新○译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六记/(清)沈复著;宋致新注译.一武汉:崇文书局,2015.6

(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

ISBN 978-7-5403-3844-2

I. ①浮… II. ①沈… ②宋…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清代
②《浮生六记》-注释③《浮生六记》-译文 IV. ①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8300 号

统 筹:陈中琼

责任编辑:刘 丹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Changjiang Publishing & Media Chongwe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C 座 11 层)

营销:027-87393855 传真:027-87679712)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75 印张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3844-2
定 价:26.80 元

| 崇 | 文 | 国 | 学 | 经 | 典 | 普 | 及 | 文 | 库 | 编 | 委 | 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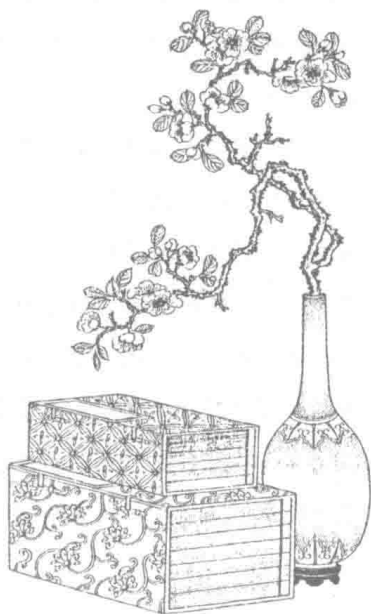
■ 主编：鲍思陶 仝晰纲

■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鲍思陶 仝晰纲 耿天勤

曾凡朝 吕周聚 王承略

赵发国





经典常新

经典是敏锐的目光、善良的心趣、睿智的大脑进行的缜密思维的结晶。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函封，无论何时，打开这个函封，我们就能读出那些闪烁邦家之光的密码。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这个民族的经典。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的经典，又被这些经典一代一代哺育浸润。无论你将其当作“灵光”瞻仰，还是视为“阴影”涤荡，在你的心灵深处，始终摆脱不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无法不受之启迪、规范、教化和塑造。然而，人类世界日新月异，每个社会都必将顺应时代化俗为雅，所以，经典的原则是亘古不变的，经典的阐释是与时常新的。

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经验来透视当今的纷纭，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文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审美来捕



捉当今的生机，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乐趣；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智慧来诠释当今的信仰，以培养自己的人生操守。所以，阅读这些常新的经典吧，她使我们丢弃的是那些幼稚和浮华，而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理性和高雅，以及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乐趣。

这就是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衷。

鲍思陶 赵发国



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曾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在《英汉对照本序》中，他盛赞《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闺中记乐’是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最细腻的记载”；俞平伯在《校点重印〈浮生六记〉序》中，则惊叹它“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些评价并非过誉之词。

有趣的是，《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既非秀才举子，也非操文为业的人，他虽出身于“衣冠之家”，从师读过几年书，但不久即习幕经商，后又卖画为生，浪迹天涯，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已。他写《浮生六记》是为了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它会传之后世，经久不衰吧！“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作者较少读经史子集，反而形成他下笔时率真自然、不拘格套，“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俞平伯）的优势，更何况他所展示的生活阅历是如此丰富，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又是如此细腻。

李白有诗云：“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东坡有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人们这种对生命易逝，往事如烟的感慨，大约总得到了一定年纪，有

了相当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得出的。沈复写《浮生六记》时有46岁,已经进入人生的秋天,他必定感到自己往昔的生活中有许多有价值、不能忘怀的东西,这才产生了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浮生六记》可以说是一篇题材范围较广泛的自传,在这里,作者以生动的文笔回忆了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他的婚姻爱情生活、家庭变故、生活中的闲情逸趣、山水游记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性格气质、美学趣味等,这种详尽而生动的自叙传,在古代是极其罕见的。

《浮生六记》的艺术魅力之一在于它真实地展示了作者的家庭生活,曲折委婉地写出了夫妻之间的恩爱之情,刻画了芸娘这个蕴含着新的时代气息的美好的妇女形象以及她不能见容于传统宗法大家庭而必然遭受的悲剧命运。

在传统社会父母包办的婚姻中,少有爱情的位置,沈三白和芸娘的婚姻却很幸运地先有爱情作为基础,他们两家是姑舅表亲,三白从小便立志“非淑姊不娶”,芸娘在未出嫁之前的一次亲朋聚会中藏粥专待未婚夫的事被众人传为笑柄,两人婚前便情深如此,这就不难想见他们婚后的“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了。你看,新婚后的三白的父亲召他到学馆读书,告别芸娘,他“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先生放他回家,他“喜同戍人得赦”,回到家中,与芸娘见面,“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作者对爱情的描写,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芸四岁丧父,家境贫寒,她靠着刺绣养活寡母幼弟,并供弟弟读书,从小就是自食其力、当家做主的人。她天性聪慧、勤奋好学,“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显然,在这样的家境中,她所受到的传统观念的压抑和桎梏是较少的。及至婚后,丈夫的挚爱又使她的个性得到进一步的舒展,使她对生活

充满了兴趣。三白不仅不用男尊女卑那一套传统的夫权思想去压制她，相反地，总是支持她，鼓励她去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曾怂恿她女扮男装去水仙庙观看神诞花照，曾与她密谋托言归宁而去游历太湖，他们还商定等到芸娘鬓发斑白后要偕同出游，饱览江南的名山秀水，……这些想法做法，虽然还没有被三白的父母所发现、所谴责，但实际上如果用礼教的标准去衡量，已经是大大地“出格、越轨”了。

其实，从主观上讲，芸娘也“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她刚过门时每天起得很早，勤俭持家，沉默少语，对人恭而有礼，在公婆发生矛盾时，她“宁受责于翁，勿失欢于姑”，甚至至于热心张罗为丈夫纳妾，都无不显示着传统的“妇德”对她的影响。但在一个家规甚严而又充满了矛盾和利害之争的大家庭中，夫妻关系过于亲密、组成恩恩爱爱的“二人世界”本身就是容易招致物议的，况且芸又是天性活泼，知书通文而具有一定独立能力的女性呢？也许她不该代笔写信不知进退地卷入公婆为纳妾一事而引起的矛盾中，不该多管闲事地为三白的弟弟启堂借债作保，不该忘乎所以地在给丈夫的信中称公公为“老人”，不该自作主张地在外面交结三朋四友，……总之，这一切“不该”，都由于她的天性太真纯，对人太不设防了，因此即使她不做错这件事也会做错那件事，正如一双天足即使勉强穿在小鞋中也终有胀破小鞋的一天，加之又有启堂这个心术不正的小人从中挑拨，他们被父母视为忤逆而逐出家门，就在所难免了。

鲁迅先生在《伤逝》中曾表现了一对恩爱夫妻从大家庭中背叛出来后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三白和芸娘这一对富有浪漫气质的夫妻被逐出家门后所面临的是同样严峻的现实。芸娘的性格是坚强的，她早就有居住乡间、自食其力的家庭生活理想，他们第一次被逐，借住在朋友的萧爽楼中，靠着芸娘刺绣和率领姬仆纺织成衣的收入，日子也满过得去；在第二次被逐

时，她已病得十分沉重，还果断安排儿女前途，坚信“两三年内，必当布置团圆”；在锡山华氏家，她病体稍稍康复，又为丈夫筹划借钱谋职等事，无奈命蹇时乖，沉重的打击一次又一次接踵而来，芸娘这个具有活泼泼的自由精神的女性终于被贫病和忧愤夺去了生命。芸娘死后，三白在极度痛苦之中，曾说出“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女子无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这样悲愤的反语，又感叹“处家人情，非钱不行”，恰好说明他们的家庭生活悲剧，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恩爱夫妻不见容于旧式宗法大家庭的悲剧，而倘若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想要摆脱宗法大家庭的控制而独立也是不可能的。

芸曾经说过“求亲不如求友”，这是她的肺腑之言。他们两次被家庭放逐，都是朋友们向他伸出援手。友谊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与他们自己对友谊的看重显然分不开。“多情重诺，爽直不羁”，是他们夫妇为人处世的共同特点，他们在萧爽楼借居时，家里简直成了一所“文艺沙龙”，诸多的朋友到此来恣情随意，或谈或饮，或诗或画，芸不仅对客人热情款待，“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而且自己也加入男士们的行列，联诗作画，落落大方，她在大家出外郊游时，还大胆想象出雇来馄饨担子相跟随，使众人在野餐中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大为游人所羡，她真不愧是文人画家交口称赞的女主人（难怪林语堂先生也异想天开地要到他们家来喝酒聊天，还十分生动地想象到当自己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时，芸会用一条毛毯盖在他腿上呢）。除了丈夫的朋友外，芸自己也有许多女友，如锡山华氏，是她做女儿时结拜的盟姐，她能在芸最困难时派人把她接到家里来养病，可见两人的友情多么深厚！此外，如王二姑，俞六姑，船女素云等，芸不仅自己和她们要好，也乐于让丈夫和她们结交，一同饮酒出游。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夫妻二人拥有这么多的男朋女友，实在是极为罕见极

为难得的，它反映了这对恩爱夫妻开放的性格，以及对于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追求。

《浮生六记》的艺术魅力之二，在于它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艺术酷爱，以及从中获得的种种乐趣，实际上，三白夫妇无论是享受闺房之乐，还是交友之乐，也总是和享受大自然和艺术的乐趣融合在一起。苏州的园林艺术名甲天下，三白故居所傍的沧浪亭本身也是名园建筑之一，在这样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的薰染之中，三白不仅爱好绘画，而且在园林艺术、盆景花木的经营和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喜好旅游，曾漫游半天下的名山秀水，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评判古迹名胜，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同时又在艺术中师法自然，把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带到艺术创作中来。他善于布置园亭楼阁，套室回廊，能使之大小相生、虚实互见；对于叠石成山，栽花取势，也有颇多的见解和技法，在盆景和插花这些精微艺术上，他尤能匠心独运，巧夺天工，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在他手中都能化为艺术创造。例如，在“闲情记趣”中，他用宣州石仿效云林石法叠成凸凹不平的嶮岩，如临江石矶，石上遍植芑蓂，石下水中遍植白莲，深秋花开，红白相间，“神游其中，如登蓬莱”；他将老莲子进行一番处理，再加以种植，可使“花发大如酒杯，叶缩如碗口，亭亭可爱”，他在插花上追求自然，讲求气势，而芸娘又根据绘画中的草虫之法建议他将昆虫刺死钉在花叶上，观之“宛然如生”，使瓶花更富有画意。芸娘也富有艺术心灵，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更着重把艺术精神带到日常生活中来。她在锡山时曾发明“活花屏”，用木梢作架，插竹编屏，摆上砂盆，种上扁豆，让枝蔓盘延屏上，夏天时“透风蔽日，恍如绿荫满窗”；在萧爽楼时她曾用旧竹帘做成平台栏杆，置一梅花盒用以盛菜待客，既节俭，又雅致。“闲情记趣”结尾之处写道：

夏月荷花初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俗话说：“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对于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得乐趣的人来说，一种简朴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就能使他们心满意足了。芸娘所说的“布衣菜饭，可乐终生”的话，决非浮泛的套语，而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浮生六记》中前四记的手稿，是1877年（清光绪三年）被苏州人杨引传在城中旧书摊上发现的，以后便竞相传抄，刊行于世；后二记的“发现者”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的编辑王均卿，据他自称也是在苏州旧书摊上发现了“足本”《浮生六记》，这个发现在当时出版界曾轰动一时，但后来又有人指出，此二记是王托人伪造的。（详见乔雨舟的《狗尾续貂王均卿》）郑逸梅先生也说：“三白的四记，笔墨轻灵，以后的二记，笔墨滞重，也足证明非一人手笔。”如此看来，现在的“后二记”只是后人并不成功的续作而已，这件事情固然令人扫兴，但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四记的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以及读者渴望看到六记全貌的热切心情。《浮生六记》目前确认的只有前四记，就像断臂维纳斯、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红楼梦》一样令人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它和它们一样，本身已是一个自足而又极富魅力的艺术珍品，——也许缺失本身也是一种美，可以启人联想，而后人将它修补完整的企图往往很难成功。——不管怎样，编者在编选《浮生六记》时，还是将后二记的原文选入其中，略加注释，聊备一格，是真是伪，是优是劣，也让读者凭着自己的心智作一番判断吧。

卷一	闺房记乐.....	1
卷二	闲情记趣.....	52
卷三	坎坷记愁.....	79
卷四	浪游记快.....	129
卷五	中山记历.....	215
卷六	养生记道.....	250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①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②，居苏州沧浪亭^③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

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④，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⑤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⑥，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注释】

①乾隆癸未：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

②衣冠之家：士大夫、官绅之家。

③沧浪亭：苏州名园。五代时为吴越广陵王的花园，后归北宋诗人苏舜钦，苏在园内筑沧浪亭，后因以亭名园。该园在园林设计中独具一格。

④“因思”句：《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歌唱男女之间的爱情，故本书将“闺房之乐”列为首卷。“三百篇”，《诗经》的代称。

⑤以次递及：按次序往下写。

⑥稍识之无：之无，“之”字与“无”字，相传唐白居易刚生六七月，就能

辨识这两字。后来用“稍识之无”称识字不多，学识浅陋。

【译文】

我出生在乾隆癸未年(1763)冬天十一月二十二日，正逢太平盛世，并且是生在一个士大夫的家庭里，家又住在苏州沧浪亭畔。老天待我，实在是仁厚备至了。苏东坡有诗句说，“事如春梦了无痕”，我如果不把我的生平用笔墨记述下来，未免辜负了苍天对我的厚爱。

我想到《诗经》中的“关雎”是三百篇中的首篇，因此把有关夫妇生活的内容放在卷首；其他的按顺序往下写，我所感到惭愧的是少年失学，识字不多，所写的不过是如实地记下所发生过的事情而已。如果要从我这里考订文法，等于是要求有灰尘的镜子能够照明一样了。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①，即能成诵。四龄失怙^②；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嫀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③无缺。一日，于书簏^④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⑤，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

七月十六日也。

【注释】

①《琵琶行》：唐白居易的叙事长诗。

②失怙(hù)：失去父亲。

③修脯：入学时送给教师的礼物。修，束修；脯，干肉。

④书簏(lù)：装书的竹箱。

⑤归宁：已婚女子回娘家。

【译文】

我自幼与金沙的于氏订亲，她八岁就死了，我于是娶了陈氏。她叫陈芸，字淑珍，是我舅舅陈心余先生的女儿。她天性聪慧，牙牙学语时，教她《琵琶行》，就能背诵。她四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姓金，弟弟叫克昌，家里一贫如洗。芸长大后，会做针线活，一家三口全靠她做针线的收入过日子。克昌上学，送给老师的礼物从未缺少过。有一天，芸从书籍里翻出长诗《琵琶行》，一个字一个字挨着认，就开始学会了认字。在刺绣的空暇中，又渐渐学会了作诗，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句子。

我十三岁那年，随着母亲回姥姥家去，看到芸的诗作，虽然感叹她的才思隽秀，心中又暗自担心她的福分不深，但心中十分爱她不能自释，就对母亲说：“如果为我挑媳妇，非芸姐我不娶。”母亲也爱她的柔和温顺，就脱下金戒指为我们订了亲。这是乾隆乙未年(1775)七月十六日的事情。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

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①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②”，不知夭寿之机^③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注释】

①敲成：经推敲修改而定稿。

②锦囊佳句：锦囊，锦制的口袋。锦囊佳句，暗合唐代诗人李贺事。